

陳剛中詩集卷之三

天台陳孚剛中

玉堂藁

偕翰林學士劉東崖禮部侍郎李兩山登憫忠寺閣

天京朝萬國十二舜神州宮闕開中禁關河拱上游
扶桑彤氣近折木紺光流劍佩千牛衛旌幢五鳳樓
玉泉蟠地湧金塔插天浮北嶽瑤符出南溟瘴霧收
人皆躋壽域我亦步瀛洲智不如犀首瘦猶過虎頭
帝恩難獨報儒術幸同儔偶此登阿閣悠然望薊丘
長庚欣識李太白願依劉雪擁飛狐夜風號涿鹿秋

黃花堆徑濕紅葉帶城幽且盡一壺酒披髮送白鷗
中書大丞相宏延說四書因以詩呈

帶礪家聲耀八家中書獨押紫微班捧持日月祥雲
上汛滌山河湛露間綠竹正歌淇澳美赤松聊伴穀
城開聖門別有經綸事更對青燈話孔顏

同國子司業王士能監丞滕仲禮謁南城文廟
觀周宣王石鼓各模數本以歸

退之昔為石鼓歌子瞻亦嘗咏石鼓我從江方遊京
師眼見石鼓心欲舞周室中興流彘餘盡復蒼姬舊
疆土大蒐岐下選車徒虎賁三千健於虎想當刻石
紀勛時載命臣籀臣吉甫豈惟猗那清廟詩要紀豐

功繼下武充戈和弓無復存此獨不磨耀千古

貫柳字斑斑勢如雷文斷天斧由漢訖唐棄草管大
觀輦致圖書府黃金填畫失之奢金輪已斲黃河櫓
燕山潭潭素王宮太史夜奏神光吐誰知至寶在人
間乃是鳳篆龍章祖我皇御天開三雍石渠金馬列
李杜鼓昔有十今存七搜剔崖藪尚可補小儒更有
筆如椽作元一經配鄒魯

呈性齋左丞馬公

峨峨崑崙圃乃在天中央終樓十二級浮空粲琳琅
中有仙人霞冠青霓裳兩手握元化翊此日月光
箕以播清飈斗以傾天漿倉生愚何知但覺大極長

海亦不可極山亦不可量安得分刀圭滌我塵土賜
晨登繁巫闕回望燕南垂碣石無飛埃滄沈清漣漣
天子坐明堂十二藻火衣千官擁雉尾佩劍光陸離
南海翥朱鳥東海翻蒼螭銅池亦何有五色光明芝
大哉惠澤流苗蠹亦熙熙誰憐向陽者一寸園中葵
出自薊北門魏城鬱崔嵬大車如轉龍翠蓋浮紅埃
堂堂十二衢中有千仞臺黃金不復見凍雨深蒼苔
偉哉千載人結址羅英材精誠貫白日鐵石為之開
願為雙鴻鵠奮翅凌雲萊

呈閻靜齋學士

四海文聲重泰山十年忠讜侍龍顏屢分天上金蓮

炬獨占人間玉笥班麟筆露寒青簡濕鳳章雲鶴紫
泥閑孤帆已有東風便喜近蓬萊碧水間
承旨野莊董公殊勲清節身聞之縉紳紀以八

詩

盟府旂常策世勲一門忠孝氣凌雲衣冠盛事誰堪
比漢後元間萬石君

鐵馬長驅棧路高捷旗飛渡大江濤漢南烟柳蓬蘽

雪猶識團花舊戰袍

雲南已未
雲南已未
雲南已未
雲南已未
雲南已未
雲南已未
雲南已未
雲南已未
雲南已未
雲南已未

手分恩露活惇嫠春滿棠陰大有菴二十年間如昨

日兒童猶誦衛州碑

衛州碑
衛州碑
衛州碑
衛州碑
衛州碑
衛州碑
衛州碑
衛州碑
衛州碑
衛州碑

正色駕行第一人

巨耿耿捧朝紳忠州不負平生

學曾與皇家去佞臣

世宗將改法公
正色折之遂塞

黑身冠峨柏署陰誰知偃月書機深九重堯舜明如

日獨照生來鐵石心

鄭公已拜大司農修捧詞林詔墨濃自是玉皇香案

吏仙班合領六鼇峯

不負朝廷七十年樓臺無地稱蕭然清名當與溫公

並只欠河南二頃田

萬卷青燈味道腴苦心欲探魯鄒餘朝回立馬天衢

上又典春衣買異書

偕承旨野莊公學士劉由崖侍講張西巖遊慶

壽寺憇僧憇有作

金碧樓臺護紫霞一座不到小牕紗老僧倚杖對疏

竹童子抱琴眠落花風起亂飛千萬蝶日斜閑啄雨

三鴉自知不是名疆客消得曲日溪一滴茶

八月朔回呈學士閣靜菴李野齋趙方塘

十二光明闕神仙真巨鼇風清雙雉扇天近五龍袍

玉斧紅雲合金臺碧露高聖明千載會喜色動旌旄

獸舞龍墀下青衫葉半枯九重明主聖八品小臣孤

鵲但依三印鷹猶待一呼每慙檢吏問袖有謀書無

得家書寄呈可翁家兄

風南枝北兩沉沉忘有書來似萬金三十年間聽雨

夢八千里外望雲心舊書尚喜黃齋架先隴應添碧

滿林若問客游新况味紫微花好玉堂深

燕山除夜簡唐靜御侍制張勝并張幼度編脩
萬井笙歌徹曉聞十官侍滿堂紅燭星有柳祠傳
鬼臣朔無柑遺加君長髮鍾離酒夢漢唐寒簾影
紅雲自知報國無他技願有詩書可管數

慶壽寺有小殿榜曰聖壽奉誌公泗州二菩薩

皆真身所塑也元在江左金銀王宗弼取置于

此

煌煌朱雀闕金榜瑤宮開中有二梵士巍坐芙蓉臺
秣陵安樂禁松頂靈禽胎靴帽姓柯人適從柯國來
胡為悲萃此雪面浮黃埃惟念名王子仗鉞征南回

兵鋒烈於火所至山岳摧遂令千載骨亦復罹其災
至人身無寄如水浮枯艾無往亦無去澹然不可猜
但有古刀尺天機妙刺裁坐閱金世祚變滅同寒灰
聖容嚴如故伊人安在哉稽首一咲桑榆露滴蒼苔
野莊公與季論漢唐以來宰相有王佐氣象得
四人焉命季為詩并呈商左山叅政謝敬齋尚
書

諸葛孔明

當隆哮吼健於虎卯金一脉如寒土民間只有大耳
兒真是高光宗祏主南陽唉脫青蘿衣出試烏林萬
火炬永安受遺輔太子漢賊未誅忠膽苦峨眉山高

錦江美白旄一麾招搖怒出師兩紙流涕書三代而
下無此語中營若不陸長星何止逆雛象在鼓定知
盛事繼蒼姬禮樂光華曠千古

謝安石

典午叔世失綱紐紫髯老奴垂涎久謝公咲麾九錫
文姑熟一夜骨已朽繼以草付臣又土九十六萬糶
偷吼白羽後容別墅棋破賊只在一尊酒長淮西風
夜鶴鳴坐閱兵車見雲母自古鑿國到危殆始見
天活人手誰能白刃在頸時正色毅然以死守如公
信是社稷臣定論要期千載後

裴中立

唐自天寶藩臣強關東割地尊犬狼憲皇赫怒思賢
佐十載始得緋衣郎六龍夾日升黃道魑魅誰敢爭
天光惟有蔡州煽逆焰假鉞一指孤城亡瘦骨昂昂
五尺長四夷聞名驚欲僵垂紳搢笏坐台席隱然一
身佩巨唐唐家太常紀勳烈後有西平前汾陽誰如
公探皇王祕笑睨伊召躋義黃

司馬君實

燕寧誤相老安石惡政變盡法三尺頭會箕歛禍尚
可動驅赤子陷鋒鏑端明相君從西來大梁草木亦
動色紫簾中坐女堯舜甘雨一洗大地赤平生受用
惟忠貞妻無完裙面如腊十年布傘二頃田走卒兒

童服至德誰持証語仆魏碑丹心自有蒼蒼議至今
陳水一卷書尚為乾坤立人極

翰苑薦為應奉文字二十韻謝大司徒并呈諸

學士

天上金鑾客人間第一流
勢為唐內相為拜漢元侯
鯤海三千水龜峰十二樓
月寒紅燭夜風淡紫薇秋
鳳詔窺姚姒麟篇振魯鄒
珮隨官漏遠衣深御烟浮
湫氣騰奎壁祥光射斗牛
焜煌青瑣闥縹緲紫霞洲
瑪瑙濡堯鑿珊瑚燿漢鈎
駘蹄中禁金豹尾上方騶
僕本師黃卷生惟伴白鷗
親庭雙鶴髮家事一漁舟
偶預天官選來為帝里遊
綠章蒙獨薦青史許同脩

故郡驚王勃新豐異馬周
隊隨魚圉圉角喜庶呦呦
勢似飛三鳳功如輓萬牛
桑榆終有望封菲未為愁
國士恩難報書生志易酬
誓堅冰雪操正色贊皇猷

聞胡紫山被召以詩寄呈

明良千載事際會古尤艱
海岳歸皇極乾坤見紫山
就湯三聘後若孔一歌間
願為蒼生起休辭鬢雪斑
史館暮春有感呈承旨野莊公

澹篋詩草未必傳微官束縛正堪憐
蕪蕪滿院又三月首荷堆盤無一錢
洛邑家書黃犬上巴山舊業子規前
夜聽兒女青燈話似覺朱顏老去年

呈承旨忠齋留公以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為韻

成詩

大極生乾坤萬化一橐籥孰為萬化宗天其付先覺
偉哉百世士逸響振木鐸深衣花木間清風藐獨樂
皇皇六合間不朽惟此理至人妙氣機乃見混沌始
春風七十年鶴髮映兒齒誰知玉雪胸千載矢天只
公昔坐黃閣玉鉉宣殊勳今居石渠署袖手看浮雲
出處固有意豈令俗子聞但存方寸丹期以酬明君
聖明握龍御六合混文軌麟閣有老臣國脉良在是
峨峨太華山浩浩黃河水寂寂百年間今見歐陽子
仙人白玉闕踏月戲紫霞坐閱東海水秋風捲塵沙
爛柯亦偶爾人世驚咨嗟龍漢劫運長誰能測幽遐

蓬萊在何許縹緲烟濤濤飛仙駕颺輪徑踞金鼇頭
手携五色筆遊戲三千秋回語枋榆鷄識此道遙不
小草有臭味願附青松枝况我三世間受此靈雨滋
家庭有勝事陶冶非公私稽首拜林下喜色津鬚眉
神京三月春光風滿宇宙曉視紫微庭寶烟篆金獸
豈無曾侯詩昌熾今猶舊願泛玻璃危起舞為公壽
哭菊山學士

太乙青藜命世儒枕中鴻寶定何如三年席上陪金
馬一日階前墜玉魚益部已空著舊傳洛陽猶誦洽
安書蒲輪昔日盧龍道忽見秋風送旆旟

呈李野齋學士

青蓮居士長庚星手扶河漢翻滄溟天子呼來紅潮湧
冰唾濺几玻璃聲仙人上天不可見耳孫更侍金鑾殿
欲補十二龍火衣袖中別有五色線上帝冊府紅玉田
宮鬢對捧芙蓉烟彩毫草就鷄竿詔看雲赤遶襄陽天
江南客子年三十布袍鴉黑秋霜濕欲買俠骨無千金
雄龍一夜銅花泣今朝出明忽膽驚後五百載逢長庚
安得剛風九萬里從公橫騎太乙鯨
早傳初庵學士

天不生先覺斯文孰指南一朝真學士四海老初庵
福備康寧五尊兼爵齒三年年於佩合庭下祝彭聃
霖雨商巖佐經綸百世餘又騎箕尾宿來圭壁奎書

社稷周皇極衣冠漢石渠夜聞宣室召溫詔賜安輿
李尚書有唐畫飛燕姊妹為嬌困相倚之態
玉鸞支枕珊瑚几綠鬢微困嬌相倚太液東風扶不
起一雙芙蓉裊秋水粉痕誰寫溫柔鄉淺蛾對蹙烟
峰長意中似有赤鳳凰唾花猶濺榴裙香合歡繡帶
飄金縷含情兩兩春無語冰魂縹緲空千古月落鴛
鴦渡南浦

辛卯天壽聖節予應制草前行樂章曰至聖至
明之曲樂令張溫以弦管至翰苑調集之壬辰
元會亦予撰進曰金階萬歲聲敬紀以詩
我本漁樵東海邊脚踏雲頭歌叩舷數載偶承金馬

詔朝衣鳴舞丹墀前三十六簾列兩序黃鐘大鑪儼
在懸掖宮扣羽韻雜選泠泠間以朱絲絃紫衣樂
使總干立翠衫迴電風翩翩白雪一聲度霄漢宛如
夏玉聲琅然曲聲未已笙簫急滿空嘹亮清而圓又
如疎松亂石內崖水迸落千丈泉景星出房慶雲爛
重華盛德三千年野人忽聞靈韶調但覺魂夢遊鈞
天去年協律携管籥按麇至聖至明篇今年又奏金
階曲瑤卮大宴蒞珠仙恭惟皇元混六合八音均和
八風宣微臣何幸際昌運得與麟鳳瞻初筵惟願聖
明億萬壽瑞光長照太微纏附二詞

至聖至明之曲

黃鍾宮

鬱羅瑤文凝瑞虹中黃御陽具闕珠宮漢盤寶露泚
香浮太液芙蓉天九重萬國衣冠會同旒光一點海
霞紅太平日月軒轅紀藐皇風崆峒

金階萬歲聲

夾鍾宮

絳幘壽催觚闕上煖迴虬箭聽鳴鞘聲傳鳳輦宮花
開蟬玉戚朱弦擁紅雲遶黃金殿皇國萬年太階平
六符輝現滿神州和風乍轉天開雉扇玉簫聲顫奉
蟠桃慶瑤池宴

感懷呈龐夷簡備撰張幼度應奉

溘直承明署身閑似地仙雖無官長罵未敢酒家眠
瘦已寬朝服貧須乞酒錢最愁親舍遠夢遶白雲邊

五湖烟浪濶短棹早歸休有母思臣密無人問客周
關河雙鬢晚風兩一燈秋留取金鑾夢寒汀對白鷗

李妃粧臺歌

南城之西臺巍巍欲問何代築者誰臺前老叟為我
語創自泰和明昌時金章宗道陵御宇思傾國韜
名掖庭姝媚千蛾眉其中榮寵震天下依稀憶得李
宸妃朝陪金根輦升殿夕則專御流蘇幃一月日邊
明炯炯章宗與妃共對工臺口古曰二人土上大喜六宮
珠翠無光輝恩禮與后等但無副笄疊羅衣少
嘗没入宮籍如論家闕何卑微腐木作柱古
所戒胡乃重色輕國為北則臺實昔湯沐地瓊樓開鏡

迎朝想見雙蟬綠委地蘭釵半墮湘雲垂麝臍龍

髓嬌不盡腰肢柳裊一尺圍雪艷透膚膩紅重仙姿

何待鉛華施粧成獨對東風笑藕花一朵開漣漪君

王濃香夢魂裏紫宸晏朝酣不知諫臣當時盡結舌

空有伶者為嘲譏伶官嘗對御叱飛禽一朝房山弓

劍墜燕飛啄矢不復遺衛王有詔下永巷太阿無情

血淋漓妖容寸斬何足惜金源自此鴻圖衰寶劍零

落今安在露桃猶似濕臙脂武元辛勤建大業武元

祖子孫一咲寒灰飛臺非不高築亦壯無奈社稷基

先陳我聞叟語忽驚起謂叟不必苦嗟咨君不見歷

朝其服亡周國古來何限衰龍萊

與李子構讀開元天寶遺事

四十乾坤拱紫宸東風只屬倚闌人
玉鳧波煖驪山曉金犢烟橫繡嶺春
七夕有釵留羽客千秋無鏡泣孤臣
紅塵一騎君休笑中有漁陽萬騎塵

為靜齋學士講壽

太赤冲氣開鴻濛仙人飛下方諸宮
蒼麟吐書衛青童從以丹篆金芙蓉
仙人烟烟雙碧瞳珠庭鼎角冰雪容
倒瀉銀潢沃筆鋒玉栢繁露凌星虹
絳紗鸞扇天九重翠鳳嘶出芝泥封
賜以冊府羣玉峰七寶之牀雙蓮紅
春光蕩淡薇花風肺肝一鏡磨寒銅
行須便歸碧紗籠永為四海斯文宗
我來滿汎玻璃鍾更

無諸語歌祝雍君不見孔孟之道與天通
願身任此傳無窮

出健德門赴上都分院

北樓急鼓絕南樓疎鐘鳴
留梅未及竟騶官戒晨征
三年去鄉井已覺身飄零
今朝別此去又有千里行
懷君豈不願王命各有程
小車如雞輶軋軋不得停
出門見居庸萬仞參天青
鄰家三數姬對我清淚傾
問我善飯否慮我衣裘輕
大笑揮之去我豈兒女情

觀光樓

試上危樓望東風
尺五天一溪寒瀉月萬壑暝
含烟古塞黃雲外
魏臺白鴈邊
誰憐家萬里有客擁衾眠

龍虎臺

雙塔撐琅玕，星辰手可攀。儒我丹鳳臺，駐此巨鼇山。
地拱中黃上天回，太紫間微臣。遙稽首，想像見龍顏。

昌平縣狄梁公廟

七尺衣冠儼古祠，一生身佩國安危。至今遼海殘唐
外，猶有虞淵取日時。

居庸關

車稜稜石角，角車聲彭彭。闔石角馬蹄踏石石欲落，
不知何年鬼斧鑿。僅與青天通一握，上有藤束萬仞
之崖。下有泉噴千丈之壑。太行羊腸蜀劍，閉身熱頭
痛懸度索。一夫當關萬夫卻，未必有此奇巉嶮。吾皇

神聖混地絡，烽火不紅傳。夜拆但有地險人，猶昨
扶瘦節，息倦脚。欲叩往事雲漢漢，平沙風起鳴凍雀。

彈琴峽

月作金微風，作弦清聲。豈藉指中傳，伯牙別有高山
調。寫在疎松亂石邊。

仙人枕

層層萬馬遠，山前未必蒼苔。昔時是然見，說華山風日
暖。何如我，伴白雲眠。

懷來縣

榆林青茫茫，塞烟三十里。忽聞雞犬聲，見此千家市。
石橋百尺橫，其下跨城水。人言古橋州，殘城無乃是。

李老峪聞杜鵑呈應奉馮昂霄

三月十九日客行桑乾坂杜鵑啼一聲清淚棲以清
故園渺何處萬里隔雲巘燕子三見歸我車猶未返
杜鵑爾何來弔我萬里遠同行二三子相顧一笑莞
問我此何鳥怪我苦悲惋掉頭不復言日落千山晚
赤城驛
一溪流水遠千峰宛與天台景物同魂夢不知家萬
里却疑真在赤城中

雲州

天險龍門峽懸崖兀老蒼蒼千蹄天馬躍一寸地椒香
夜雪青氈帳秋烟白土房路人遙指語十里是溫湯

獨石

載天星墮綠苔十尋化作缺崔嵬風沙道上人誰
識曾見天台鴈蕩來

秦長城

驅車出長城飲馬長城出朔雲黃洛洛萬里見秋鷗
白骨渺何處腥風捲塞家恬劍下血化作川上花
祖龍一何愚社稷付征夫長城土未乾秦宮已焦土
千載不可問但聞鬼方天矯首武陵源紅霞滿川谷

金蓮川

茫茫金蓮川日映山色如昔若油煙萬里軍平野
堊中何所有深草臥羊人建勳官今有但古无

秋風吹白波猶似淚淚洒
豈知步蓮人豔骨掩泉下
安得萬斛酒浩歌對花瀉

安驛道中

野鵲山頭野草黃野狐嶺上月茫茫
冷帳頂青道一寸霜

貂鼠紅袍金盤陀仰天一竹剛雙天
貂鼠紅袍金盤陀仰天一竹剛雙天

去意... 駱駝

黃沙浩浩萬雲飛雲際草深黃鼠肥
馬胸前飽得黃羊歸

風吹灤水湧如淮十萬馬

飲馬來長嘯一聲

鞞飛過李陵臺

本陵臺約應奉馮昂霄同賦

落日悲笳鳴陰風起千嶂何處見長安
臣家羽林中三世漢飛將出想甘泉
臣豈負朝廷忠義夙所尚也天青茫茫萬里隔亭障
可與不可到血淚隨江漾一有臺上石至今尚西向

夜宿灤河嘴兒

貂裘塵土黑如鴉海角冰
扈翠筵五萬里親庭應鶴

髮一生客路又龍沙囊
捲菰蓉葉盤裏蔬堆芍

藥牙漸見馬前深喜氣
天近玉皇家

桓州

躍馬長城外方知眼界
頓天雷兩意暑夜雪霜寒
鐵騎秋吟鶴金盤曉薦
如柳營弓劍滿容我一儒冠

開平即事

百萬貔貅擁御閑
灤江如帶綠迴環
勢起大地山河
上人在中天日月間
金剛鉢轉龍虎氣
玉階闐闐鷲駕班
微臣亦有河汾第
願叩剛風上帝關
天開地闢帝王州
河朔風雲拱上游
鵬影遠盤青海
月鴈聲送黑山秋
龍岡勢遠三千陌
月殿香飄十二樓
莫笑青衫窮太史
御爐曾見衣龍綉

呈杜醉經未啟

君不見貞觀天子
神符黃閣
具案輔河海如

鏡淨無塵但有清風一萬古
城南尺五今耳孫英聲
直欲凌鼻祖太華山高
黃河寒盡收洲氣
歸肺腑醉
經堂前耿青燈深味道
腹探鄒魯萬殊同
本豈獨醉
要使六合皆鼓舞
紫仗曉御明光宮
絳紗芙蓉明玉
斧曰汝參贊中書權
左臯右夔接步武
相印金窠紅
屈盤巍押千官坐
政府南金豕齒奏北闕
御河疎柳
聞健槽早火不光春
融融禾稼連空賤
如土天下蒼
生見雍熙擊壤嬉
笑無所苦
史臣猶能作頌聲
他年願繼尹吉甫

戚學士有家藏仲長統歸隱

宋齊音

趙子昂有詩次韻

老瞞盜漢鼎不下安漢公參軍著昌言何如草玄雄
一壑豈不美柰此塵羈中居然不成往千古空悲風
東京名節士偉哉五噫鴻山間變姓名詎肯隨旌弓

贈太原卜者張閔夫

張生千載後讀易見天心
凶西象有奇耦一天無古今
踈簾垂晝寂短榻臥秋陰
自筮何時達霜華已滿簪
送羅子有奉亦愚右丞之喪歸杭

風沙萬里一征鞍短帽踈髯淚未乾
廣武山川空阮籍長平賓客只任安
故園有夢鷓鴣聲急大厦無依燕翅寒
江左故人如見問五言燈火客金鑿

呈張上卿

尚方勅賜紫金冠詔領諸仙玉府班
神變紫芒雙劍上家傳黃石一編間
瑤圃醮罷鵷班靜金闕朝回鶴馭閒
為問清生符在否有人望氣倚函關

送脩撰輔伯賢同知滑州

又作州官去秋霜點騁紗風生白馬渡
月冷氣接花三金娛親老雙旌
枚吏衙重來定何日雲路有靈槎
承旨樂山唐公八月十二日宴于其第以詩奉

呈

聖代開皇極恩波雨露沾
鸞生嵩嶽佐載叶渭川占
社稷千齡會衣冠五福兼
朱弦新律呂黃石舊韶鈺
德望三朝春儀刑四海瞻
編詞追賈馬勵學探羲炎

宇宙歸青眼風雲奮紫髯議如唐陸贄詩似晉陶潛
踐履剛而毅精神智以恬一區揚子宅萬軸蔡侯箋
山色秋凝壁烟光晝捲簾金鑿薛乘燭玉鉉待調鹽
大匠規模遠宗公號令嚴王臣躬憲憲君子德謙謙
此日鳴朝鳳清秋近夜蟾瑤管環杖履寶墨出紺縑
北海賓長滿東山屐未厭車聲闐繡戶花影舞朱簷
樂幸追靈運憂當後仲淹願施經濟具天下侍錢反

春日遊江鄉園

一名小城南

城南三月花亂開花間羯鼓聲如雷蟬衫麟帶誰家
子笑騎白馬穿花來美人如花映碧水榴裙吹舞金
鵲尾手折楊枝擲水中腰褭如弓送窮鬼人言此是

上河梁滿川羅綺東風香年年窮田送不了波心鷲
起雙鴛鴦蓮莖一寸綠芒短老盡碧桃春不管遊人
醉歸夜迢迢十二天街御烟暖

野莊公年過七十以詩為壽

北嶽開葱蒨中朝列艾厖聲猷今第一氣量古無雙
乙夜陪宸蹕丁年擁帥幢扈龍踰瀚海躍馬渡岷江
善化行鄜邠威名振冉駹儀曹尊北府亞相式南邦
鳩鳧敦農稼烏臺戢吏囂諫租寬杼軸議戰偃矛鋌
霄漢常騰鸚鵡郊原不吠虬信知天有柱始覺水無涖
焜耀青藜杖穹窿碧瑣牕清弦調大呂巨筆奮長杠
與學蠡難測雄詞鼎可扛富惟儲古帖老不廢寒缸

教義燕山實遺安峴首龐一門風穆穆百世澤淙淙
喜見麟垂絃還斟蟻泛缸占熊符舊兆飛鶴度新腔
晴雪浮邊豆春風扇祝控僕雖漸鴛鴦鈍公每念愚蠢
鑛喜洪鑪鑄鍾容寸筵撞陳蕃猶下榻張籍已收籠
願繼周南雅長歌福祿降

至元壬辰呈翰林院請補外

微臣官蟻虱無力報乾坤政爾廣文館何如神武門
世情三峽險歸夢五湖昏朝市山林上無非荷國恩
萬里家書到催歸未得歸山妻愁掩袂稚子病牽衣
客舍園林僻官曹簿領稀清時駕鷺滿容得一鷗飛
索米長安市光陰電影移酒尊貧不飲藥叟病相隨

憤激櫻桃賦淒涼首管詩臣心清似水暮夜有天知

送應奉張幼度同知憲州

張子美少年濯濯春月柳夜牕三尺琴六籍洞戶牖
我遊承明廬見此真益友金櫃共校讎過眼十八九
僚吏坐俗談語乃不出口美哉德如玉溫績世未有
近詔開東觀天童爛瓊玖我本木強人技已陳芻狗
君胡亦不留得州大如斗男兒抱奇氣榮進付之偶
血指古則然今何悲袖手但莫負所學千載有不朽
北風號枯桑落葉滿林藪送君薊南門山色照尊酒
監州豈不佳千里民父母駟出判花筆桑麻勸南畝
竹馬歌兒童定勝牛馬走明年我南歸雲臥鼻雷吼

當哦山中詩寄君一搔首

寄揚州教胡石塘

淮海胡文學名猶滿帝都人惟憐李白我欲泣揚朱
家音啼飢甚身今病渴無竹西歌吹近想見列生徒
昔日光明闕昂然有此翁方聞前賈傅俄見罷申公
瘦已肩如鶴貧猶氣似虹北門端有待豈必滯儒宮

陳剛中詩集卷之三

陳剛中詩集附錄

元史列傳

梁曾字貞父，世居人祖守正。父德皆以曾貴，贈安慶郡公。曾少好學，口記書數萬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符，久之陞員外郎。十五年，轉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江宣撫司事。明年，除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為襄陽府所奪，曾按圖經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南陽在宋末為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輸布民便之。十七年，朝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

選曾使其國召見賜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吳潛偕行至安南語秘不傳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曾下表從曾入獻方物帝封遺愛為安南國王賜幣帛遣歸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復以親老辭召至京師入見內殿有旨令曾再使安南授吏部尚書賜三珠金虎符龍衣乘馬弓矢罷幣以禮部郎中陳孚為副十二月改授淮安路總管而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都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孰辱君命也即回館既而請開雲

會門入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燁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尚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次具宣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世子陳日燁大感服三月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請闕請罪并上萬壽頌金冊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器幣奇物遺曾為禮曾不受以還諸陶子奇八月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燁往復議事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古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魯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爾何敢爾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魯曾所辦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詔安南軍

至二鼓方出明日陶子奇等見詔陳其方物象鸚鵡
于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
馴若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為福人且問曰汝亦
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帝稱善或護曾受安南
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
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不可也尋賜
白金一錠金幣二勅中書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與
之仍乘傳之任淮安到官興學校勵風俗河南行省
事有疑者皆委曾議之六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
口復者五萬二千四百口請禁莫夜鞠囚游街酷刑
朝廷是之著為令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

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澤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
明年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又四年拜雲南行省參知
政事賜三珠金虎符尋召還乞辭以母喪未葬扶柩
北歸至長蘆有旨賜鈔一百錠使營塋十年召為中
書參議嘗預燕賜只孫一襲十一年轉正奉大夫出
為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尋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四
年以疾辭歸勅賜藥物存問備至皇慶元年仁宗以
曾前朝舊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累章乞
致仕不允復起為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曾
與諸老議之延祐元年奉詔代祀中岳等神還至汴
梁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門不通賓客惟日以書

史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卒之前十日有大星
隕于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元諭安南國詔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安南國陳日煇省表具悉去
歲禮部尚書張立道奏言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往
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使今汝國罪愆既已自
陳朕復何言若口孤子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
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
之地乎朕所未諭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
欺於義安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元奉使與安南國往復書

朝廷奉使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謹致書于安
南國蓋聞禮者敬而已敬孰為重敬君為重敬君孰為
先敬君之命為先君天也君之命天之風霆也其敢不
敬乎在禮君言至則臣出拜君言之厚使者返其拜送
于門外至而迎返而送禮也迎必拜送必拜禮也迎送
必拜于門外禮也安南詩書之國爾於禮者也明詔之
至盡禮必矣何待於議然威儀之節行人未有聞焉大
懼弟虜無以對揚聖天子之命夫以天威不遠顛咫尺
綿葛未習而遽以行之是謂褻天之威斯矣也已用敢
布于執事其稽故典及禮而請事及郊而遠及門而
拜及阼階而拜以受悉以升降俯伏之節以昭著焉

明以告我嘉與續紹者觀焉然念至元三十年正月
初一日書

孤子致書天使大相公帳下以審華戀皇臨滿城
春動便覺有生意實翰中諭以迎接天詔事足
仍存念之篤感甚感甚迎接天詔之禮自古有之
祖父歸順以來已定常典矧孤之 於其國內禮
特差本國執政臣黎志復出疆 於其國內禮
節使旆至日莫垂教誨山嵐瘴癘非久駐之地
幸惟早命膏秣以慰奉 之望故此回書切希鑒
念不宣至元三十年正月十三日書

朝廷奉使吏部尚書梁曾 郎中陳子謹致書

安南國嘗聞古者天子遣使於四方教之曰必咨於
周周也者忠信而已曾等仗節萬里抵若聖天子之
不顯休命非遊說之士憑軾掉舌者也今有忠信之
言將為執事者告慮重譯弗詳不足以敷露悃悞故
筆諸書我大元以神武定天下天戈所指靡有不服
溥海內外寸天尺地悉歸職方太平混一之盛自開
闢以來未之有也安南內附三十餘年丁茲國家威
德聞之孰矣不必縷言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姑以亡宋近事言之宋自先世尊事天朝使价之往
來殆非一日中忽改圖負固拒命變詐百出不可億
逞歲戊午憲宗皇帝躬行天討師出夔門聖上濟自

江漢次于鄂渚將深入焉賈似道使宋京祈承於我
願奉歲貢請罷兵息民會振旅北還宋輒包藏禍心
乘時僥倖邀截我師將佐後殿者執為軍實幽遠方
者有之隸伍籍者有之受俘獻捷刻石頌功欺天罔
人上下交賀以為江左中興殊不知宋之亡滅實基
於此昔鄭人獲蔡司馬公子燹國人皆喜惟子產憂
之曰小國而有武功禍孰大焉季武子以齊之兵作
林鍾以銘曾功威孫曰小國幸於大國昭所獲焉以
怒之亡之道也宋無子產之智而犯魯之不韙譬猶
鳥雀偷生逢蒿人以鷹隼偶搏之不中遽謂力能勝
之欲奮而與之角不死得乎聖朝之法賞延于世同

何者子產為萬力侯父陷則子襲之兄為子春長曰春堯
陷則弟襲之凡已未以後熊羆之士摧鋒破陣執銳
先登者多陷于南將佐之子之弟也上思敵天子之
愾下思衍報父兄不共戴天之讐滯肝奮膽怒自百
倍並請喋血于宋聖上至仁如天念南北生靈皆國
赤子冀宋悔旤或有令圖首命翰林學士郝經持書
往使乃食言背約執之不使復命既又誘我邊人李
瑄假以官職啗以金帛資以甲兵教以內叛天下之
惡一也不忠於我豈忠於彼者乎復有姦慝之徒懼
罪亡命訾短中國以自媒其身而聽其狡謀構羅加
已蹂我漣海軼我巴蜀度劉我邊陲蕩搖我生聚我

是以有襄樊之圍彼猶不悛人神共怒左右皆曰可
伐聖主乃命右丞相興師問罪長江飛渡席卷呈楚
錢塘之城望風而下宋於是時方納質子歸使者返
候地釋持佐之囚吁晚矣社稷止墟君臣俱虜固天
運有歸亦人謀有以致之也自昔弱敵強寡敵衆借
一則可終則必敗蓋窮國之力而無以繼之政如厄
疾之人表證雖差而真氣索矣况宋主既死嗣子敢
立非有父母擁楮之恩股肱以勸徇而離心爪牙以
志滿而解體舉國宴安不虞後患卒臨之以重兵人
不堪命土崩瓦解此宋祖於己未遑倖之害也暨幼
主就擒聖上矜其嫠獨不以祖父之罪罪之猶待以

不如此天之仁斯可見矣使宋當此己未之後能自
省思將佐士卒留于南者彼無一毫之益此無一
毫之損悉使還北則子弟之怨不深殄殲乃讐未必
若是極也國使之至禮而歸之則問罪之師未必舉
也稽首請命遣質入侍弗替事大之禮邊人之叛弗
納疆場之舊弗亂堯舜在上未必遽泯其社稷也欽
以太祖聖武皇帝奕奕聖謨著在清廟若曰敢以顛
越弗恭鳴張矯虔從而征之必誅無赦其赤心效順
幡然來歸寵之封爵錫之茅土已往之愆一切弗問
垂訓萬世昭如日星獨不見高麗乎高麗之王克馬
忠貞為國藩屏位至上相勲列柱國世祚其王以表

東海玄菟樂浪之間民恬物熙雞犬相聞視宋之覆宗絕祀為何如也安南土地人民與夫城池之固兵革之利何敢望宋萬分之一二矧舊臣于宋必知宋之啓釁召禍者矣亦思本國之事或有與宋相類者乎比者王旅徂征微有失利聞諸道路以謂安南似有矜色曾等殊未之信嗚呼此宋之覆轍也安南其肯蹈之乎聖朝用兵不急近効不顧小失今日攻弗下則攻明日今年戰弗克則戰明年至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不勝不已不得不休積以歲月卒成大業舜之格有苗高宗之伐鬼方是也一將死一將復出一軍散一軍復合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亟戰以罷

多方以誤之始雖垂翅終乃收功養威持重以至無敵於天下高祖之平項羽光武之擒赤眉是也豈若輕躁之兵舉趾高而心不固再而衰三而竭者哉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君臣之尊卑天下之大經也安南亦既知之數世以來修貢弗缺可嘉也已然事上以實不以文若不克身入朝特區區之幣遷延粉飾求保其國是以豚蹄斗酒祈汙邪甌窶之滿不亦難乎聖上明照萬里之外省所上章深自引咎重選信使復賜溫詔恩至渥也恩不可以屢得使不可以屢至安危之機在此一舉惟遠考三代兩漢征伐勝敗之驗近鑒宋之所以亡高麗之所以存上遵天子之

詔下察行人之弊絕去多疑一以誠敬乘此自新之
路趨造於朝瞻覲天威副符而還以奠南服則帶礪
山河永垂苗裔令聞長世輝耀竹帛將自茲始男耕
婦織持鼓晏然無復昔之驚竄駭伏越在草莽豈唯
宗祧之慶諸大夫國人實嘉賴之古人有言曰禮時
務者在乎俊傑逆順禍福坦然明白夫今不圖悔無
及矣執事者審思焉至元三十年二月二十日書
孤子書復天使大相公閣下孤辱蒙華翰圭復再
三足切夢愛之篤感激激孤臣事天朝自祖至
今三十餘年歲貢水陸雖兩遭兵火終始一心所
得罪者獨不能違朝耳孤豈不知禮有君命召不

俟駕然其如常情貪生畏死何鳥高飛魚濠遊猶
且惟生是懷况人乎若夫天下無不死之地古今
無不死之人達此理者惟有物也人誰能之故邑
之去天朝間關萬里相公諒已備知設若孤以區
區弱質強為是行其不死亡於道路者鮮矣孤之
死亡固不足恤得不傷乎聖朝愛人及物之仁也
來書曰君天也孤之事君甚於事天天無階而升
然猶可以朝夕而對越君無階而覲然猶可以朝
夕而向慕孤若不量力而行其復欲求對越向慕
得乎孤託以故人之義語言不忌心腹若剖意惟
相公曲為孤子熟圖之萬勿吝教不宣至元三十

年二月二十一日書

朝廷奉使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謹致書于
安南國曾等弭節而南見世子者屢矣每見必曰小
國之事聖朝猶事天也然僻在一隅孤陋寡聞懼弗
免於大戾天使辱貺下國惟是安危禍福繫于一言
矜其不聞而賜之教誨使獲保其人民君之惠也敢
因請以謝弗獲因思古之君子使於四方必有專對
也惓惓悃悃若是其至乎故即宋與高麗逆順存亡
之實論著為書以告執事者頃之國老丁公文及其
上大夫黎克復何維嚴寔來致世子之語曰世子與天
地共為帝臣然天使先進世子後進也以齒則天使

兄也世子弟也茲以聖天子之命鎮撫其社稷龍之
以書為勸厚矣然慈與難見猶未知所以教也幸勿
置冊三之濟明以教我所謂生死骨肉者故固以請
書曰世子躬逢今世且復以書曰托以故人之義惟
由為教子熟圖之萬勿吝教嗚呼世子賢乎哉夫以
此港悃悃求書若是其至而猶有靳馬仁者用心不
若是懇也今有二說以復于執事一曰身親入朝臣
子之職分也今書曰豈不知禮有君命召不俟駕其
如當情貪生畏死何鳥高飛魚深逝猶且惟生是懷
況人乎噫魚鳥何知之有人為萬物之靈死生之理
當了然於胸中夫謂曰天下復有不死之地乎夫死

生有命大期將至不出戶庭死矣豈獨道途之遠能
死人哉如其未也惠徼天子之福道途雖遠又何志
焉且以民人為念而憚一己之跋涉不思有以濟之
非善於謀國者也事固有一勞而可以永逸者今趣
嚴入朝計道途往來不過一歲而永守其國安若盤
石此策之上者也二曰子者身之貳也昔南越在漢
嘗遣子嬰齊入覲矣旋踵而還紹父之緒為賢諸侯
蓋生於遐方而見中華衣冠禮樂之盛所益多矣今
聞世子之長子年幾弱冠與其居於深宮長於婦人
之手孰若使之躍馬萬里觀上國光乎嘗讀世子所
上表有曰人有得面聖者為千載一遇善哉言乎夫

身所以未往者以國不可以無主故也至於子則文
何辭焉且人之有子將以幹父之蠱也國有大事身
既未往惟子可以代之不以子代之區區一介陪臣
可以回聖天子之意乎否也人孰不愛其子世子思
國之大事則不可以姑息為愛能遣其子親詣闕下
就帥往者落南官軍將佐及奉所侵之王祈哀請罪
天其或者朝廷從而矜之必因其子以封其父亦必
不使其子以淹恤在外畢事反命父子皆受寵榮而
國定矣此其次也若夫奉琛飾幣後事虛文之末不
以骨肉近臣而使異姓之卿備員以往是欺天也有
明詔在行人不敢與聞曾等二人者皆讀聖人書生

平履踐維一忠信屋漏無所愧暗室無所欺天地鬼神不可誣也今以世子惓惓悃悃求言若是其至故以二說告言不忠信天地鬼神實照臨之惟執事加之意不宣至元三十年二月廿有一日書

孤子書復天使大相公閣下孤不肖伏蒙不鄙累辱賜書詞豐誼渥愛踰骨肉足切故人拳拳之意敢不盡布腹心以叙萬一如造朝一節孤伏其辜矣蓋恃聖朝如天之仁故每每陳情哀請相公諒已知之茲不復贅且知入朝臣子之榮事也孤豈不欲以子往柰其口尚孔臭筋骨未壯不習鞍馬不慣風霜將如道路何孤年踰而立尚慮不此

行况小子乎若其視之以嬰齊故事則是已之罪也官軍將佐或有遺落乎敝邑者孤必在日已盡搜索如昔戾機大王部屬烏馬樊桑政若少孫路蠻何奉御唐兀羌吉惟氏唐萬戶胡英郭全及萬戶千戶頭目官軍等輩並已隨次送還訖其餘或瘴死或逃歸者則孤所不知已張尚書至日已嘗言之孤尋問村落諸處至今未有所得孤豈有惜此數人而棄忍一方生靈者哉且孤之所以送還者果有朝旨也抑孤自為之耶彼之在此道後自取費耳於損益乎何有孤自先父去後茹素持經放生物命猶慮不足以報父恩之萬一况復

有凶殺天朝之將佐以累先父於地下者哉相公
雖以是見屬孤固不待言如侵越疆界事斯言亦
不可信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小國雖僻在一隅亦大國臣土也近年方
遭兵火百姓死亡田地蕪廢相公之所目擊今以
敬邑之地十室九空猶且不足何暇及其餘乎小
以小國臣事大國抵粟戰懼猶恐不得何敢萌此
驕心乎向者天使往來累造小國迎送于燕州小
國懼其侵越之罪往往避之但止丘温而已孤言
不信尚有諸天使在今相公所論有還疆言語誠
恐心懼孤素無侵疆之意而敢有還疆之辭

公既諭之孤亦當戒約其邊昨勿妄生事以
事天之誠也夫物所以表誠也傳有獻芹詩有澗
溪沼沚之毛蘋蘩蒹葭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
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蓋在誠非在
物也孤僻在炎荒之外遠隔天日其所以表誠者
在乎土宜而已今相公乃以為虛門不足以見事
君之誠則孤將安所寓誠哉有以寓誠猶不能免
其罪矣至於無所寓誠則其罪矣又當何如耶竊
惟孤之身既不能造朝孤之子又不能入朝舉國
驚惶莫知所措惟有盡其心力託其性命強遣一
介心腹老臣代詣天闕陳罪今相公所諭且有骨

由近臣之語孤未審何若人抑兄弟耶抑宗族耶抑心腹老臣耶孤不肖皇天不恤凡兄弟宗族皆無知之人不通古今不達時事設以一人強為此行不惟獲罪於天朝抑又恐貽禍於小國之輩是也相公豈不知之孤以為兄弟宗族名雖至親或為仇讎心腹老臣名雖人臣實則父子孤未審相公之意將用名耶用實耶苟欲用虛名而不用實不惟孤自負不能盡情之罪而相公亦有棄實取虛之累也孤之此言未免巧飾文詐幸惟相公曲盡其情而於原之孤安危死生之機繫相公三寸中儻蒙以恤孤為念字民為心特為宛轉

連天聽陳六尺無託之情明一方無告之
非孤一國生靈獲拜於天地父母之賜雖先祖父
聞之地下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區區圖
報惟有心香一瓣奉之冥冥不宣至元三十年二
月二十五日書

朝廷奉使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等等謹致書于
安南國茲屢顯价寵以餽饘行人何以及此君子砥
身礪行猶冰玉也曾等不敏嘗獲聞薦紳先生之訓
矣使乎使乎而一旦隳其平生之素磷緇不既甚乎
且自下車以來惟是脯資餼牽所以辱候人者多矣
屬厭而已又焉用此若以情義之為有不容釋者

自今以往惟忠與孝一德以尊天子使行人獲免於戾則受賜衍深矣不在貨也所有上件餽饋敬用返駢不宣至元三十年三月初一日書

孤子書復天使大相公閣下茲者伏辱華星臨第愧散邑蕭條無可以為長者待旃回僭以區區菲物為餞禮也來翰謙撝卻之閣下之誼高矣其如禮何孤謹當分付本國使臣齊到望俯領之若夫圖報寸忱則是又在心不在物也敬此回文切希鑒念不宣至元三十年三月初二日書

元安南國進萬壽頌并表奏

天錫皇帝帝錫庶民臣祝聖壽億萬年春

至元三十年三月吉日安南國臣陳日燭百拜進
臣日燭言伏以帝齡億萬方八千歲春秋之初華
祝再三况五百里要荒之外普天交慶曠古未聞
臣日燭誠惟誠忤頓首頓首欽惟天心述道仁文
義武大光孝皇帝陛下聰明日時勇智天錫以一
怒而安天下以五福而錫庶民奄有四方自漢唐
所無之事不遺小國即堯舜所用之心有教而有
容得名必得壽臣日燭南荒坐井北面拱辰三十
年犬馬拳拳一寸心天日皎皎俯陳金鑑徒懷金
闕之瞻遥奉玉觴深望玉關之閉臣日燭謹表沐
親自撰寫萬壽頌一章填以金冊封以金函差陪

臣陶子哥等奉表稱賀以聞臣日燭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至元
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國臣陳日燭表

安南國臣陳日燭謹昧死頓首百拜上言伏於
今年一月十四日恭謁天使吏部尚書梁曾禮部
郎中陳孚奉賚天詔俯臨下國臣日燭謹率宗族
官吏奔走道路焚香迎迓及至福心躬迎三熏百
拜跪讀天詔汝國罪愆既已自陳以復何言聖天
子涵洪寬大如此臣日燭等不勝歡喜踴躍之至
自謂數十年父丁滔天之罪迄今日水釋矣存者
亡者均拜天地父母更生之賜中間諭以有生之

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有不死之地乎臣自
燭固知古今無不死之天下無不死之地而所
恃者有好生之天聖天子以天為心恤孤字小一
視同仁則小國可以長久可以安全可以不死否
則何往而非死地也天詔又曰徒虛又歲幣巧
飾見欺於義安在臣日燭伏讀至神遐漂肝
膽墮落雖生若死雖存若亡臣日燭此身不幸莫
大既不能生於天子之朝又不能造於天子之庭
其所以表誠者在乎土宜而已臣日燭豈不知聖
朝天覆梯航萬方奇貢珍寶靡所不有初何以區
區小國進獻為哉然臣日燭猶不顧其罪而後為

是冒昧者誠為事君之義有不可廢也在天詔雖以為於義安在在臣下其敢廢職耶伏望皇帝陛下父母其心乾坤其量包荒含穢曲賜矜存念臣祖臣光炳赤心歸順忝受封冊俾臣日燭龍恩供職修貢如女上以克盡事君之誠下以克成先祖之志豈惟微臣一介獲保苟延殘喘抑亦一方生靈同享天地好生之大德區區犬馬寸誠臣日燭自謂雖千生萬死粉身碎骨亦不足以圖報聖恩之萬一也臣日燭無任祈天叩聖昧死之至謹奏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國臣陳日燭奏

陳剛中詩集附錄

陳剛中詩集後序

夫君子資人之至感人至深者有在於實德也文章不過粉飾而已以實德而發於文章則其文不期工而自工其效不期著而自著其傳不期遠而自遠夫豈無其實而虛其應哉昔諸葛武侯出師表可追三代製作杜甫天寶避亂諸詩後人稱為詩史非由於文字之工有在於忠義之激烈也知乎此始可與言

文與詩矣天台陳綱中世嘗尊顯代有
聞人常元之初被召入京繼授某官與
某官奉使安南觀夫與其國主陳日煚
往返諸書開諭周至若禹鼎始鑄魑魅
魍魎莫可遁其情也又自其家以至於
京自京以至安南道途遙遠能行諸詩
山川草木蟲魚以至於人按詭異之共靡
不具載又若圖經前陳險易遠近按之
可悉數也良由忠義之氣養之有素遇

事觸物沛然發見自然有以動人非若
雕鐫刻畫有意於為是說者之可比也
然元以夷狄入主中華當其國初東南
山谿之民未盡悉附而安南僻在海外
自為一邦遽能使之稽首稱臣奉琛入
貢以為中國之尊哉及夫綱中綏寧而
歸終元之世執禮愈恭莫有叛意伊誰
之力歟然所作詩文大篇短章雖為時
賢推重間嘗采而載之他集迄今幾及

百年而全帙則考之見也今浙江布政
司叅政順德趙按部之暇詢及其家
而得是編懼其久而湮沒歸與叅議左
幕長艾叶謀捐資鈔梓以行誠聞
揚潛德之深意也雖然古人今人不同
而曠百世相感者其心未嘗不同也剛
中事業文章恢恢前代既足懲矣而叅
政公為國蓋臣讀書之暇又復尚友古
人遠者大者寧不於此而見之乎

之序

洪武壬午秋九月廿有三日錢唐皇甫
暎撰



余家藏元翰林待制台陳先生剛中觀光
稟交州稟玉堂稟三卷并附錄是洪武
壬午浙江布政司刻板今不多見傳之
方天順庚辰余因知廣州得錄本校定一
二譌字加書以列傳于首言州捐俸繙
梓以永其傳云是歲八月望平湖沈琮識

沈琮